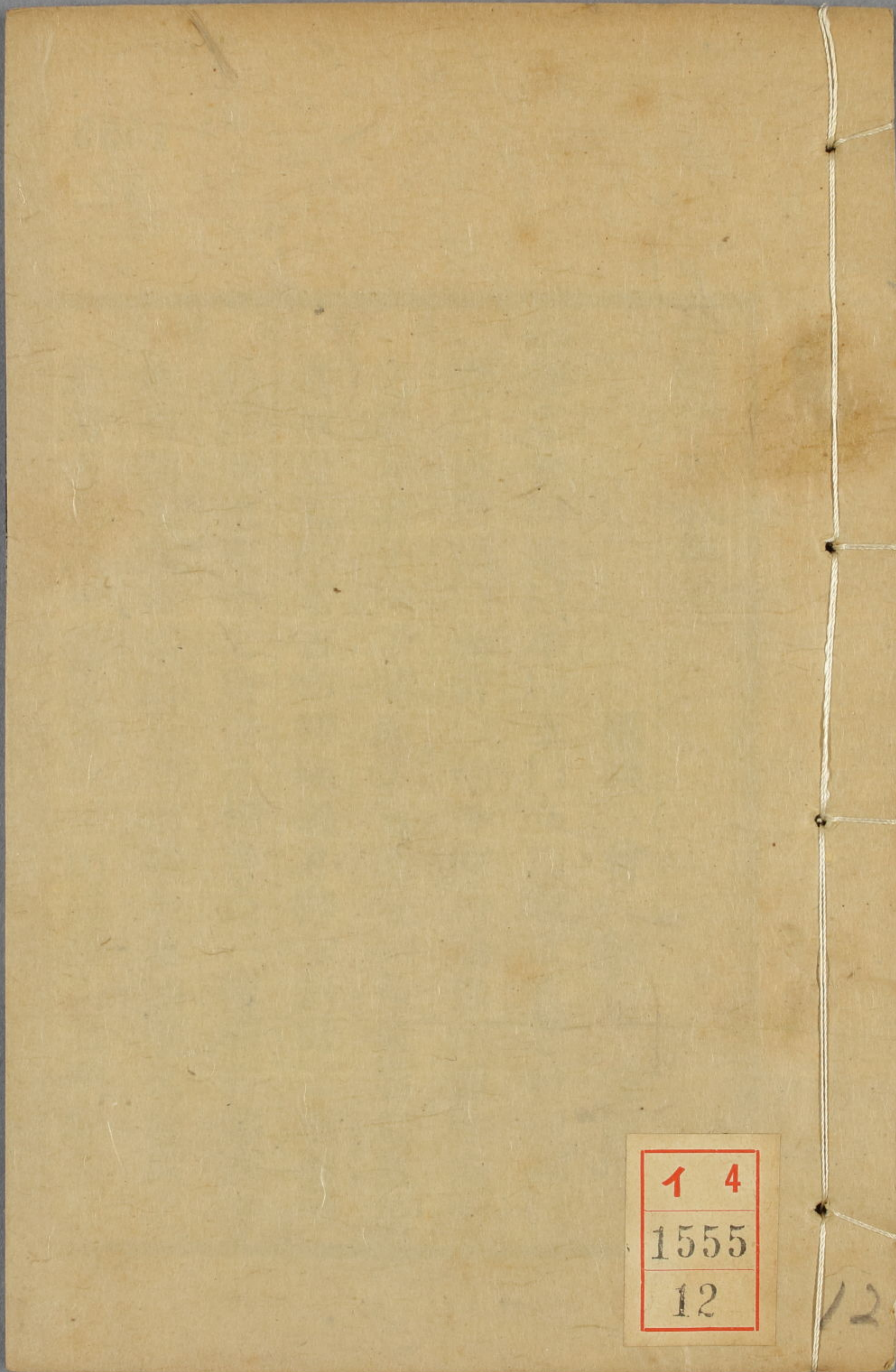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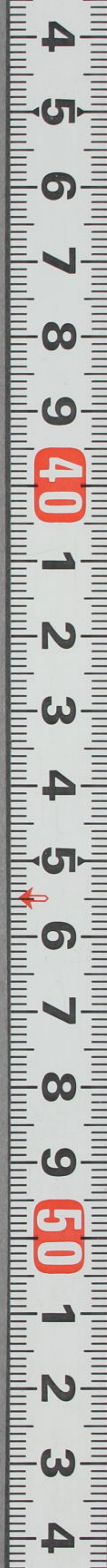




1 4
1555
12

12



獨醒雜志卷第七

廬陵曾敏行達臣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
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
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宜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
者叔夏天猷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
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
寬再傳而爲祕監誠三傳而爲今丞相懷又曾氏之
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黜參元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水自爲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爲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言者以爲吉贛撫三郡本江

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陂之族如晦運幹諱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官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曾氏以火音合言雖附會未爲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穎悟後伊川得

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爲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

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寘于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畧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

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
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曾繪以見劉承珪承
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
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
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
外狐見而欲食啄不得入饒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
乃取其肉曝爲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
水頰面卽照見頭目變爲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

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頰面其人但頰
其半頰處變爲異未頰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
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
信叔爲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
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寇已抵泰和縣警書還至錡
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敵人壓境
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
錡伏兵於城人以待有餘騎渡潁河而來伏兵起襲

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翟兩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砦錡夜遣人襲擊明旦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邀擊復大敗之敵歸砦固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嘗四五驚時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謀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曰你只

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夾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造砲架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軍北歸獲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數敗于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不洞也賊砦據山之巔懸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

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却公旣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旣成列公臨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近亦整頓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孖號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砦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卽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衆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爲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斃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爲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殮焉召貴詰曰擅離隊

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饗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寇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寢疎先君既勤王而歸卽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敘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爲里胥縣令不許其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唐觀燈飲犒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旣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

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僞爲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旣出則繫之父子皆檻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爲之畫策以爲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爲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畧城邑是乃盜爾臘不以爲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之旣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爲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卽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爲欺罔偶出過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鬪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

狀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于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旣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爲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貳以先君易之會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爲先君揮

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卽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旣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毫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卽尊位畱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其表勸進乃築壇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無豈忍受賞旣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

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
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寧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
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爲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
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
大父因授館且爲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
卒十數舟焚餘其底尚得錢數百千時方倂擾雖山
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者劉聞之詰曰
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

先君時畱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爲治亂之學當崇
觀間以策干當路輒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
畫由是勉出爲世用而志已倦遊矣劉一見先君以
爲偉人語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
于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與俱趨章貢隆祐在所
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臨分謂先君曰
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期因以駝裘識別
而去先君旣不復出而劉後爲吏部侍郎不久亦罷
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爲宣撫帥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輟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旣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

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當日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子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千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

獨醒雜志卷第七
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而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尚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第七

獨醒雜志卷第八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閹閹誣訕之公止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勝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

視事如初母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薑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僞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廬

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卽死矣敵居數日其酋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傍簪筆者卽奪筆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囚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祕閣繼又贈次對諡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于金陵贈告云懦夫每

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厄介冑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寧自甘于血刃口不絕誓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享此哉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關山以樂府寄

其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爲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卽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壻乃從兄叔謙也

叔謙爲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

笑若遠至者來同邸卽一室閉之遽詣尚書省自言
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
是時尚書洪公畱絕域得皇太后書遂遣微以蠟丸
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
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尚書
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懼危辱者屢矣而能仗
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
孝思可不爲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

封公得書讀竟卽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
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
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旣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
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
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
異代翻疑此事大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
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
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
罵則知天生忠義爲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
復選其子擴爲使宜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
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
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
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幹爲帥公以擴屢使于金知
金之情僞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遣一卒之
保州爲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
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
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復潛遣兵士焉保心腹

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爲然遂召擴立
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拽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
獄堆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真定擴得免死

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
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真本遠
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
存則必爲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
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
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遼旣亡金人

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卽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却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却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諜乃欲誤之爾敵人果中其計但

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

朝廷之召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臬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敵釁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

先爲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綱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稟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爲迂不肯試一爲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瑎守蘇州城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爲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

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旣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爲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捐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

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爲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閒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卽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宫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爲贛守京城戒嚴卽調贛

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當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旣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卽上書言兵事以爲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卽降付中書時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裂其奏擲之

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爲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爲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受僞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

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爲言乃以爲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爲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旣傳或以爲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

盡于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許其詩云無盡指宰相
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
也於是再遷僦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
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
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
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爲得三代之禮樂吾人
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
者往往女子童穉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

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
曰吾嘗譽子于朝今子歷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
越人善汨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
父善汨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
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頊甲
科人以爲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
祖蓋自謂善汨者也使延爲主司吾知其與選頊者
反矣

子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
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
乃欽廟在東宮得間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
李詩二本絕不同嘗見鄭昂尚明所賦長句云閭公
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
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廬
五鞍施彼乃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
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
乃虞樹下樂工鳴瑟竽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

若飲徹盤盃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癯似是率
更閒論書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
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豐而鬚獨
吟芭蕉立踟躕一時登瀛客若是正觀治效真不暇
書林我曾甫曳裾三局腕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
有餐錢但日糜公廚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
非辜時危玉石一焚掃覽畫思古爲嗟吁考其所序
列意鄭必爲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
知鄭詩何爲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

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意
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爲正觀學士耳

今八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爲極精余初未信
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
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剝不可用者余頃因款歲
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
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爲萬所製用之今餘三
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若過也聞武
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
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棊也初意曰所嘗見是
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
弈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
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
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棋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
皆是數日間遽能與厥祖爲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
四方之挾藝者纔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
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

得而某以敎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
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
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
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
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
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幸爲我
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
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
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旣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
云北風吹雲肅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頽然就枕睡
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宵見臨促席從容
款陪語自言本事清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耕白
日降瑤空天衣飄飄就_下平方諸宮深雲海濶金碧
禪房隔煙雨與君粗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
遊崑閬還無期君住世間須善爲塵勞足厭何足厭

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爲世緣縻此
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更離塵佛亦墮方平羽節何
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
政似雷美中以爲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故盡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屐生前嘗自卜地以爲壽藏旣死而其
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樞忽重不可舉子始驚
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屐字乃其
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第八

獨醒雜志卷第九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
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
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
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
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
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

心兵也先遣士人馮輜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
款其謀輜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
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輜至 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輜
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輜蜀人德遠遣之來不
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爲非
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
以爲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
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

則陰中張魏公僭耳則睥睨李大參春陵則誣治王
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

蔡元長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
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畱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
吏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
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
來吏以十觔進客分食 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
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

命貫畱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
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首禍罪
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爲名恐復生事遂
詔聶山爲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陛辭將出國
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
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思器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
足矣何用詭祕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
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鄱夫賤隸猶

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卽位遂以兵部侍
郎召宗尹旣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
京童貫朱勔等罪惡物望太聳及金人犯闕耿南仲
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
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
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
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
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
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東大帥其

後李成以蕲黃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意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爲誰余遊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聞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爾建炎叛卒嘗發之斷地尋丈見石擲皆鋼以鐵卒不能啟其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爲奠醑成池若非軍旅中恐不

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歷中蔡端明爲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鈔

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甃甓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鐻工取半瓦爲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硯於是有灌瓦之名求者

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蓄之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卽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

人許諾卽出龕中所供一竹筒視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戶寢以俟聞聲卽啟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窸窣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踞而出遠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卽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

者卽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逖巡失去有頃聞
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
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
歸去旣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
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
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個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爲次對靖炎間廢罷
嘗得旨敘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爲其所歷差遣

則爲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錄院管幹文字其
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與管幹明節皇
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譴則以臣
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爲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
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
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
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
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德士僧皆頂冠
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
至冠裂爲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
詣拜曰僧伽有祥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隆兌二州又置大觀
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
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
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爲一縣以禦
邊徼上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爲

無益首議之臣深爲可罪旣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
李秀實嘗守是郡爲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
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辰沅一州
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
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
故是殆風氣上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
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縣屢墜令怪之黎明

物色軸在地而猫蹲其旁逮舉軸則踉蹌逐之以成羣猫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爲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暮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髮髯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爲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

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爲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爲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爲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爲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僞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詔諛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爲賞捕撰

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侔等謀反事覺中外縉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侔之父安詩爲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攄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詎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盡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悉

人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其衆二

中書侍郎深左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種高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

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
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
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釐
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
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釐率盈切
足行也

童貫竄謫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
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爲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
驛斬之旣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卽晝夜兼
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六師梟于東市

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
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
二君爲兄弟不敢以爲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
娶不之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
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
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
應南當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旣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
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敎之乘車敎之射御則

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爲節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做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

陵詩云衰年關隔冷味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煖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于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爲通塞新喻李仲謙爲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有仲謙

聞而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
牆壁窗戶題寫殆徧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釋以小
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
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第九

獨醒雜志卷第十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近年大魁多齊年未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
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易
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
薤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
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
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
王整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

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歐公記至喜亭以爲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畧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

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旣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旣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

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荅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

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皐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塗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瞶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旣耄之刑俾

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
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
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
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
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旣已乖于
素望瀟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
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
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猪精也猪碩大而必受

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爲大將
位至三孤竟爲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有狂者自稱爲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
不以爲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
溺旣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胡氏夜
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以戈
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啟鑰毆
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顧之他于其門上書字曰胡某
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玉筍實錄以爲隱

于山中云

路真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迴閑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

作太陽丹置蒸餅麪果粒于掌望太陽嚙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嚙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迴閑疑局
附之譌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

氓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于草間吐吞涎沫蟠縮不動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尚新甲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傳得一言見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鰕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鼈也由是知老鼈亦能變而爲魚今思老鼈與鰕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爲鼈不知亦有化鼈者經云雀化爲蛤而不知鼈或變爲魚也

不復見蛇而鼈句語不足疑有脫文

禪僧問話語幾于俳諧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爲一伶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爲請僧曰是何能爲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爲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搖不能進是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旣爲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

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荅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
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
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
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竹肅爲守旣折號
書榜畢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
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
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

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歎賞
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
石綱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勔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
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
報復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
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卽以御前供奉爲名
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凡官吏居
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

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甔求之不得卽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惠山有柏數株在人家墳墓畔甔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啗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

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真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于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年矣適于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兩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當于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爲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賃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

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荅其請徐語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勵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宥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爲秦檜

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爲睚眦中
傷疏猶畱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
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爲難遇不復可見也鄉
人楊元臯爲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
撞著張果老撐鐵船元臯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
就吉州類試一禪刹爲試院元臯試畢忽回顧壁間
有畫一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元
臯喜以爲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十

元臯預其一元臯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亨卦噬嗑
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爲
間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爲我之間者不
可以不去旣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象曰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爲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旣已除
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
天下其說云云後遂爲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
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漕舉復試

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爲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爲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爲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舶舟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特發奩

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蜚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爲荅彭因出蜜縱嗜羣蜚屬饜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舶舟至蕃部偶攜陶甕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旣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

獨醒雜志卷一
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啟篋視之
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拏以去須臾
變息暨舶至止主者諭其衆曰某氏若祕所藏吾曹
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稱所攜以謝之
于是舶之凡貨皆獲焉

獨醒雜志卷第十

附錄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
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曾祖孝先字
純臣祖君彥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爲鄉里儒先方熙寧
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爲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
庭字南卿仕爲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
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
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

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爲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未免損威于桐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于秦穆公之于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爲余發也于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

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邱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之急甚已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絺繡客無以家者爲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櫬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

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爲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爲贛曹掾他日樂崆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卽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于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爲閣因坡爲囿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

襟抱灑落長于計畫卽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疊疊嚮于成就鄉人慕倣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邱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

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却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卽寢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齋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覲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旣四十闢所

居聽事之北隅爲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旣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干頴獲拜居士于堂上奉從容焉今聞窀穸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 日奉議郎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

并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兼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
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濠守
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
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爲不誣也余爲國子祭酒時
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爲武學諭其言不苟
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右
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
玉筍插天清江齋云高深相形渺瀟灑以故螺川之秀
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蹇府君澡德浴蘭
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
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惜君纔九齡慨然氣
前馬旣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竄臣
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逐至捐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
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威于桐邑非晉軍
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眚視秦穆之于孟明爲有

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于世之瘠癯弱冠得疾棄
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真得
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溢過毀豈特芟翦不納徒爲
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
自號浮雲居士蓋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
醒將友靈均于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土
苴凡三易其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增歎
不可致詰于造化之治

獨醒雜志跋

姓字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
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顧之雩都則叔夏尚書天
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
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
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
白于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
其成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
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祕書爲尚書郎

羣從孜孜爲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時時有先後爾況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法備膺寵章是固爲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謬頃寓會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謬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謬欲編集

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者三畏壻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爲寄覽之悵然追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颺御在五笥之旁王嶺爲彭玕舊寨謬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爲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爲活城設網可以禦礮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達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謬曾伯祖也毛應佐并其子

洵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謬亦因此徧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畧述昔所聞于達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散吏謝謬書

余比官成均曾無逸爲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者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

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歧墨戲數幅初未嘗摹放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

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畜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無逸之所以幸教

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三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 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途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

獨醒雜志
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猷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
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于
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
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嗚
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于用必託于言若公者高見
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沈于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
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況又有子方駸駸顯榮
足以爲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九
表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
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
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爲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
賜之序仍刻版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
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以
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該識
高而論卓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公母夫
人年逾九十公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未嘗去左

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壽百單二歲載筆之下
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自淳熙丙午家
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
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爲開而行之若夫楮
墨易渝棗梨速朽百年以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
君子之責也

乾隆乙未重午月歙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